

集部

青谿漫稿卷二十

明　倪岳　撰

書

答友人下第北歸

九月望前一日聞故友某將北歸乃緘書而走告之曰以予觀所嘗試於有司而為文者其所以黜者有三而命不與焉理或之舛一也詞弗之達二也紛綸湮欝莢

惡並陳如山人食客園蔬野蔌亂列無序而適口者絕少三也若是者豈直命之過哉夫擿之無瑕也舉之無疵也可以上而不可以下可以前而不可以後確乎其弗可移也者蓋望而知其為善闚而知其為美夫孰能下上其手哉於是而猶有利不利焉舉而歸之命也斯信然矣今子之於文其已試者如彼而未試者如此而曰命也命也其可哉予因子欲進之心而告以勉進之意則所以抑之者固以有申之也夫登於山者中道而

或倦焉趨於下而已非一奮屐而往不能極其巔也遊於水者中流而或息焉止於近而已非一鼓棹而前不能窮其涯也則今日之所以策厲猛省豈容或後也哉故必戒暇逸之私而攻勤苦之役去昏惰之氣而作明敏之功革因循之繆而益奮激之力絕自滿之失而廣容善之量舍自是之非而効從人之美袪自欺之弊而切責已之誠涵泳聖賢之遺言切磋師友之忠告而熟復父兄之善教朝焉於斯暮焉於斯蚤作而晚輟夙興

而夜寐責之强勉之餘積之歲月之久由是德崇而業廣知類而通達不至於大成矣乎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則子之志不可以不立也又曰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則子之時不可以或失也及可為之時立有為之志及其成也將無施而不利無行而不達者矣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夫孰能齟齬於其間哉至是則君子有性焉不謂命矣烏可以小試不獲者介蔕於中而遽摧其英

銳之鋒也哉子其勉之幸毋以予言爲瀆也抑余又有告焉余言誠瀆矣然子之藥石也能已疾者也彼有以膏粱之言進而欲已子之疾予恐弗之能瘳也而適以甚之子其慎擇之哉

寄慰李士常

久不奉晤懐想拳切諒惟士君子讀書見理明白應不以憂戚之故少累其中抑不知吾兄於此亦一刋落否向者賔之方有鼓盆之戚計吾兄必爲之惻然不日聞

賔之言竟亦坐此善人寡祐理不可詰而何天之困絶蒙泉者至此極也每與賔之言及未嘗不累嘆終日也嘗欲作一書奉慰懐事緫緫詞不足以盡一二輙復中止何則譬之喬木其植根既久且固則其枝蔓暢達日不可禦已若李氏之宗何以異此夫以累世功徳之懿不可謂非久且固者在今日正暢達而不可禦之日奈何數年以來其摧折至於如此其亦謂之何哉雖然木之底於成材者雨露之潤澤無幾而氷霜風雪之所摧

折者已非一日於是其材大成而置之大用不爽也然則天之於李氏豈非氷霜風雪交至疊加以玉成其後日之材者乎在吾兄勉之而已秋雨新霽遠思飄飄聊此草草以謝疏潤近得伊洛淵源一書奉為閒中檢閱肅然與諸君子相對庶幾憂患之心亦可以灑然忘矣如何如何

字說

王敏字遜之說

天順庚辰冬予侍親寓宣城時則有若王君者枉顧予於館舍肅然其恭薰然其和予覩其儀度聆其言議知其為誠篤君子而富於文學者也遂與之為莫逆交又明年壬午予領薦入官為别幾二載矣今年秋君以事至京師胥晤客邸叙好甚驩頃之過予言曰予素欲有請於足下第時有科舉累未敢言也茲既暇矣敢固以請因而詰之乃曰予始長父名之以㪯既冠賓字之以遜之然少寄跡於戍伍長從事於章句因循歲月未有

為予發其名字之義者丐一言釋之可乎予不敢以不文辭為攷商書説命篇有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則敏而字之以遜之也義本諸此夫驕與怠最害於學者也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故為學而不謙卑退遜則無以為入門一於謙遜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敏則不怠遜而濟以敏厥修所以來也賔父名字之義而有取於此非欲君佩服而力行之乎今君雖隸戎伍而事詩書且又虛以受人

不驕不盈若深藏之良賈然君之志可謂遜矣自食其力研窮道奥蓋惟日不足焉君之學可謂敏矣然則君之所修蓋有如泉之始達源源乎其來者德之積也行不萃於厥躬而道之充也得不造於罔覺耶優游自娱俯仰無怍則其所造又可覬量之耶若夫他日掇科躋仕以堯舜君民使道濟當時澤被後世者不過舉此而措之耳則於賔父名字之命抑亦何負之有予非能言者重君之請庸書此以復且以致望云

說字贈張德虛南歸

京口有以醫世其家者曰錢宗嗣氏頃被召職醫上方將奉檄北上念母氏垂白在堂義不可挈妻子以行則留以奉其姑既逾年宗嗣日見任用求歸省不可得始以其母之命托諸其内子之兄張咸吉者送之京師宗嗣德咸吉之篤於友愛而不計其勞如此來謂予曰咸吉吾邑名家子讀書尚義循循然惟幹蠱以養兹乃跋涉數千里之遠遂致吾家固其敦於兄弟之義而於吾

心將何以報乎然嘗聞之咸吉以為未之請字將無以尊其名而飭於行也思得大人君子一言以為終身誦倘有以命之則咸吉知所以教而吾之報亦庶乎其塞乎予曰易有之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夫咸者感也物皆有相感之道故自君臣上下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然而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不以正則入於惡矣故咸得其正則吉此其名之有取於易者如此予請因傳易聖人之意而字之以

德虚可乎盖山以虚故能受泽心以虚故能受人此山泽之氣所以相通而人物之情所以相感也故人之於心必當充其本虚之體而擴其有容之量不使一私之或存以至衆理之能受然後有感必通無不出於正而底於吉矣苟以私意實之則必不能以正相感夫何有於吉乎今咸吉之於錢氏之弟所謂情意相感而能得其正者矣尚益虚己以爲受善之地則其德之所成詎可量耶咸吉其勉之遂書以爲南歸贈

錢氏三子字說

成化己丑予展墓於杭道過錫山邑著姓錢君孟津甫訪予舟中時雪始霽邀予遊其鄉之小嵩山頭陀寺君諸子皆侍行其幼者特俊爽可愛乃憑肩輿以從執别之際出諸子名若字請予為之說久未有以復也兹子復奉命歸省回首舊遊葢十稔矣况辱君書問勤渠可無一言以謝臯緩之過乎君世家臨安為吳越武肅王之裔讀書好義克承其先其子長曰本字以世立則取

有子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意凡事莫不有本而時特舉孝弟為言者誠以父母兄弟人之大倫能於此而盡之其大本立矣故仁道至大而亦以此為行之之始意可知矣然則本之所以處乎家者可不盡夫孝親弟長之道乎況夫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由是出而為用於時則其所以事君事長之道豈不亦自此而立乎其次曰相字以世瞻則取詩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之意蓋周太師三公之官相之職也相居尊

位為民之所瞻仰則其審於接物平其好惡以盡夫修身刑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可不謹乎夫處廟堂之上則凡卑於我者固於此乎瞻處於家庭之間則凡幼於我者亦於此乎瞻蓋必竦然其不可以苟肆也明矣相之所以勉諸已以居乎人所瞻仰之地者其可忽乎又其次曰榦字以世臣詩有之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解者曰楨榦也皆為築墻之木橫曰楨直曰榦頌賢才而謂之楨榦者蓋以國恃賢才而立猶

墻恃楨榦而立也由是觀之非楨榦而用之則墻必傾
非賢才而用之則國不治然則為臣以事君者可不勉
之勉之而自置身於賢才之列後日人稱頌之亦猶周
公之所以頌文王者以為時多賢才以為之臣挺然國
之楨榦也不亦韙乎是則榦之所宜從事者宜何如哉
亦惟取法有周之多士尚出而効用俾朝廷獲濟濟之
効可也嗚呼孟津之所以名其子與其鄉先生之所以
字之者意亦深矣二三子所當交修而不怠者尚因予

言而益勉焉他日錫山之間有以孝弟稱有以賢才舉巍然而為人之所仰傑然而有譽於時必錢氏之子矣夫三子勉之予日望焉

崔恩字承之說

淮之大河衛指揮僉事崔君克遜讀書好文樂與儒士大夫游有子曰恩年甫弱冠日教之飭學厲行以承先澤其鄉友銀臺右通政仲君惟馨見而悅之許妻以女克遜以惟馨故識余嘗謁余官舍求以字恩而誨厲之

者久未有以復也今年復以漕事來京請之益勤偶讀旱麓之詩而有感焉乃字之曰承之而著其義以告之曰恩爲惠爲澤而承則受也繼也夫上天之雨露其所以施於物者本於無心而物之所以承乎雨露之澤者亦本於無心然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夫松栢之堅勁蒲柳之脆弱均一發生於雨露之下而夐乎不同如此蓋即物之所受而驗之天之所施雖出於無心之相感然其舒慘予奪厚薄小大之閒固有不可强而致者故

曰黄流不注於瓦缶而福澤不降於淫人施之於彼承之於此夫豈偶然也哉崔氏之先以武功起家列職戎衛𦭘沭寵恩世有爵禄傳緒至恩可謂遠且大矣夫朝廷之恩猶上天雨露之澤也沛乎九重之上而洽乎四海之廣盖無不被而及之者然其厚薄小大慘舒予奪之間則必因人以施未嘗苟然同也是則承而受之固在此而不在彼歟譬之松柏之後凋而蒲柳之先零盖脆弱之質自不足與堅勁之材伍耳豈非並承雨露之

澤而所得固自有淺深厚薄於其間哉是則物之所以承之者固必有由來矣不可忽也承之何如德以植其根學以達其材博聞以暢其識深養以壯其氣磊磊落落以底碩大之用夫然後雨露之澤施之日深培之日厚所以紹續世澤於遠且大者在是矣朝廷之恩邺安能舍是而他適也哉所望於承之者如此尚其勉焉予日望之

題跋

題孝友卷後

天順壬午余嘗客宣城有朱氏者宣之望族也富而好禮樂接賢士大夫朱氏有四丈夫子其仕爲撫軍者曰用忠爲博士弟子者曰用輔曰用孚居賈於家而其長則客死淮南者曰用章也用孚嘗過予請曰兄佐字用輔佑字用孚輔孚之音恒嫌其近也幸爲我更之予辭曰禮不諱嫌名矧音之近者乎用孚請益篤予乃舉易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之義告之而字之曰用吉因遂

與之定交焉用吉工筆札喜吟咏是歲冬與之賡酬凡數十百首長篇短章皆足觀者間出所藏孝友詩卷示予要題其後予展而誦之知用章卧病姑蘇時用吉方自北上維揚相距尚數百里用章知病且殆思見其弟而不可得而用吉亦思其兄兩情懸懸孰能與之會哉用吉偶覺心動疑有異即舍所事走姑蘇抵用章客所至之日用章方發書召用吉而不意其遽至相對若夢寐間不覺其疾之頓愈也及回抵維揚疾復作更數醫

皆以為不可療用吉遂懇天求以身代卒不獲命以没臨終猶拳拳於父母兄弟之言畧不及私用吉為具衣衾棺槨以殯哀毁甚至人之憫用章之死而嘉用吉之敦睦者咸為詩以慰之而李教授亨遂名之為孝友卷宜也及用吉扶柩還宣祔於祖塋之次而父母皆垂白在堂傷其子之遠死嗣續中絶憂色形焉用吉日與其兄用輔稱觴拜壽承順顔色期樂其志而和其心人皆以為賢用吉之行可為不負李君之所稱矣雖然孝

友士君子之常行也近之於日用之所行遠之於堯舜之所以為聖皆此道也世之去仁滅義者方汨於物欲之私其弗孝弗友者亦衆矣用吉於此乃能行衆所不能行者要不可以為難哉用吉尚益勉焉力行而不怠使塞垣朔漠之地以至窮荒遐逖之人其不相視而歸厚寧不益見其賢歟予與用吉南北之人也交甫旬月而一別已數載今始獲求挑溪謝翰林以下諸公詩以張大其事而賛以是言

題印局陸嵩所藏徐武功詩後

鄉友陸先生元泰詞翰妙一時以布衣游諸公卿間有重名而仕卒不顯是亦命矣此稿乃先生自太學南歸時武功先生方在翰林為侍講因贈此詩緬懷疇昔岳以童子侍二先生側獲聞言議而古人不復作矣且詩語有懷家君尚書大人藹然交分之誼前輩風流蓋如此可重矣槀故藏趙戶部孟麟所先生之子嵩求得之持以示岳莊誦之餘有感於中者多矣嵩方仕有祿位

能世其業覩此亦能知所重者先生其有子矣故書以
畀之
武功詩有云年來離思正紛紛可忍重爲送别
文張翰風流今復見何蕃行義昔曾聞天街十
二多春雪客路三千隔暮雲日下若逢倪侍講
煩君爲我致殷勤
題羅德安集明仲洗馬之曽大父也
羅德安集者泰和子理先生之遺文也先生在國初居則

負隱君子之操出而成賢貳守之名亦躂矣今讀其書足以窺其心術之正見其賢子孫足以占世澤之遠也昔楊文敏公謂先生修諸已施諸人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者寡其所感深矣嗚呼百世之下欲知先生者不有賴於是編耶

題全末了上人佛印後身卷

有一比丘未了號曰一完住報恩大藍若梅檀林中以自在身修無上法得清淨門絶塵垢想以如是故達官

長者見是比丘生歡喜心衆相愛敬以是因縁稱其名
字遍滿世間時復有人作是念言昔有比丘名曰了元
有大居士號曰東坡稱是比丘爲佛印師有大智慧以
一磨衲視無量世界盡入其中此一衲故永刼不壊應
是人者不可思議後於金山説法廣恵衆生是居士者
亦復隨喜因聞生悟捨所愛寶是二人者假是語言自
相顯見若今未了師亦復如是我聞一性圓通周迴生
死億千萬劫變化無窮信如是言了元未了前後出世

惟一了義因稱之曰佛印後身師人皆生敬信心衆口同聲稱如是言於是未了合掌向予問如是因恐墮惡業客塵妄想及事理障一切罪根恐因是故予告未了言我聞如來說第一了義無受想行識無口耳鼻舌身意無聲色香味觸法無色無相不生不滅何有於身身既無有何有前後昔大悲觀世音以無身之身化而爲千萬億身以千萬億而歸於一以一歸於無無無聞無見以示妙法何有此身是名前後身者即墮妄語我亦復

聞觀世音現大神通應以一切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
為說法應是了元為大比丘以至未了亦為比丘因所
得度而見是身是名無盡義及諸世尊過去未來至于
見在亦以一身周流二世雖一佛不見二身而以一身
見大金剛力歷千萬刼不壞如大法輪轉轉莊嚴以一
相故變出諸相如大法鐘撞撞鳴吼以一聲故散為衆
聲如是二師能以一身幻出前後身者亦復如是是名
真正覺歷劫無窮盡何必前後身止此兩菩提永徧沙

河身身身歸佛道師聞是偈已嘆未曾有再拜作禮而退

跋荆公絶句

右荆公天童山溪絶句一首思致幽曠有唐人風愛者書之縑素筆法清勁可謂二美矣吾鄉陳君明遠實先世所藏因裝褫成卷屬題其後昔之論者謂公令鄞時行青苗法甚便於民及入相遂欲推之天下竟以為民害聖賢所行良法美意並施而不可者此說其信然歟

明遠與兄聖遠皆爲令佐郡邑間久其於民情亦稔矣政令之行固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歟此詩王公令鄞時所作故因明遠之請聊與論之

恭題宣廟御製後

仰惟宣宗皇帝天縱聖明萬機之暇留意文藝一時天葩睿藻垂賜臣工者莫不極古今之妙誠有前代帝王之所不能及者猗歟盛哉時則有若錦衣衛指揮臣李效良起家三衢執藝尚方忠實純謹深沐寵眷前後所

賜宸翰甚多其孫臣杲謹録副為册以傳真希世之寶也伏聞憲宗皇帝亦嘗即其家取入禁中展閱累日後復畀之命之寶藏是則李氏蒋承恩賚固非一世矣然則為之子若孫者於此可不百拜什襲保之於無窮也哉其子鄉貢士臣棨出示臣岳拜觀之餘謹書此以識

題盛虞鐘硯卷

錫山盛虞舜臣得端溪石硯斵為鐘形置諸端友齋四硯之首請予一言以識盖硯之用以端石為貴鐘以象

形豈其用之尤貴者乎夫樂以鐘而鳴文以硯而鳴其用正相等耳至其所以鳴則亦惟人之所用之豈必若坡老所記彭蠡之口噌吰鏜鞳者然後謂之石鐘哉君之歸尚益琢磨他之日大江之南有大叩之而大鳴小叩之而小鳴其必子也夫其必子也夫

策問

鄉問試策問三首

問堯舜之道載諸方策典謨之書莫加焉皆足以垂萬

世之明法者也三代有作胥此焉準其亦有可言者歟
然上資乎君道下切於臣職何者為最詳歟我太祖高
皇帝定天下之初首以彰善癉惡之政條成大誥三篇
復以經傳之義意深長儒先之註釋不一特為總其確
論以著於篇名之曰資世通訓用詔後人本末不遺鉅
細畢舉大聖人之制作固出尋常萬萬也然意指之所
託條目之所著可以仰窺而縷析之歟且曰君道而君
道之所當事者云幾果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其所行

者止於此耶粤稽古昔何者為可見邪抑外此無復可事者邪又曰臣用而臣用之所當戒者云幾果唐虞三代之臣皆必絶乎此邪其所尤切者為何事邪抑外此無所當戒者邪以至論士而獨舉伊尹而下六臣者為士之善然六臣之所以為善者顧何所取後之欲成有用之士者抑何所事諸士子祗服聖訓有年其知所以為士之道審矣則夫於此六臣者其出處之詳優劣之等與夫歸依嚮往之所在殆必有以處也幸以告我庶

他日勉修臣職以輔成君道者亦於是乎稽焉

問刑以輔治崇古尚焉虞典五等之刑周訓三千之屬不可以有加也然八辟五禁何所施三典三刺何所用耶約法三章與三百五十九章者孰得約法十二條與七千四百八十條者孰失耶我國家有律令有條例付之有司者詳矣然稽之古孰合乎虞周漢唐之制行之今孰得乎輕重煩簡之中耶帝舜欽恤之言穆王哀敬之教不可以不念也然除肉刑定箠令者何所始除斷

趾禁鞭背者何所防耶除誹謗法與除丈致之請者孰
是下减死詔與立覆奏之制者孰非耶我國家有審録
有㴸滌行之朝廷者久矣然麗乎原發者何以逭出入
之科列於外任者何以覬滌雪之路耶伯夷播刑之功
蘇公敬獄之効不可以不重也然長者正人何以名持
正守法何以别耶天下無寃民與民自不寃孰優平反
遷官與平反辭賞者孰劣耶我國家有刑部都察院有
大理寺按察司責之鞫讞者衆矣然觀望風指何以得

情罪之實牽合律例何以盡評駁之允耶夫長我王國
匪刑曷恃具嚴天威惟刑則然此固不可以不講也願
聞所以得刑獄之道

問識時務者在俊傑諸士子固其儔也輙舉一二試相
與論焉民習或有未純何以一之吏職或有未修何以
懲之古有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者今可行乎選
舉淹濫何法可以清經費虛竭何道可以阜古有以三
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者今可用乎無告之民其拯援

何先不急之政其汰格何切古有以六德保罷癈五要簡官事者今可施乎夫究其理而皆合達諸政而必通斯善論事者其審量以言亦將以觀用世之學

武學公試策問二首

問周官大司馬凡制軍則軍有將師有帥卒伍有長其數可稽乎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伍兩師旅以起軍旅其制可考乎以至馬牛之所出車乘之所供自畿内以及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其法又可得而聞乎

列國兵爭周制漸變齊管仲作内政以寓軍令晉襄公舍二軍以復三軍魯之丘甲楚之六卒其視周之制何如漢有材官羽林而復有南北之軍唐有驃騎車騎而復有折衝之府其視周之制何若夫事必師古而後可久矧兵為事之大者乎其考古制之詳與今制之善庶無忝於善言兵者

問兵不貴乎多貴乎精然非訓練有素則亦無由而精且勇也成周四時有振旅茇舍治兵大閲之法漢承秦

制三時不講其十月之幸五月之幐猶此意也唐則顯德之習射淦水之講武宋則築講武堂立校試諸軍伎藝格亦猶此意否歟抑行於何時舉於何人歟其詳畧之等精勇之効有可得而聞歟請著其説

與兵部論快舡事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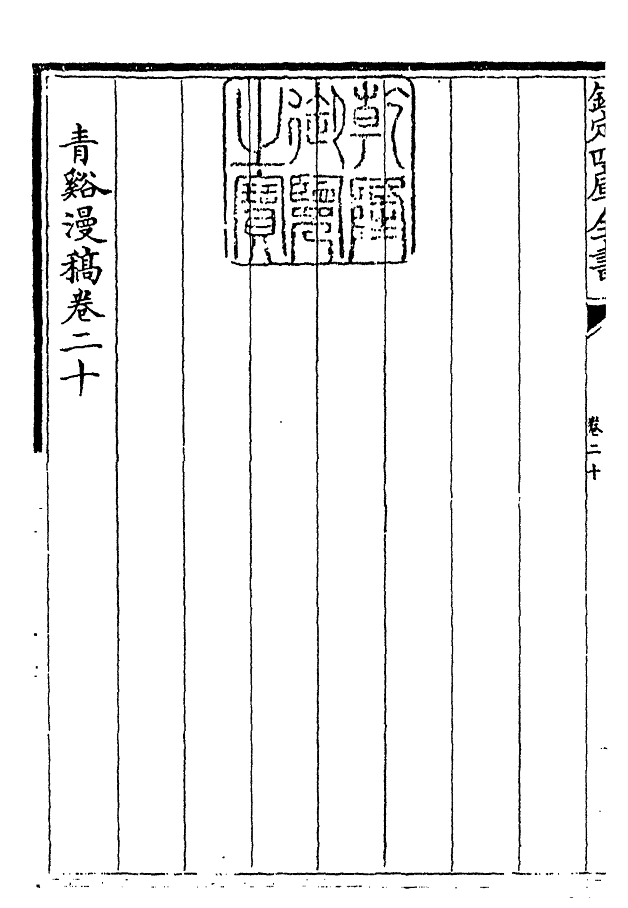
竊見南京快舡差使第一艱難積年負累甲餘貧乏每僉一人充當展轉哀告不已一至領舡中人之産不久即破盖緣每差押運官員需索封錢數多衛所又無餘

丁撥補必須顧人撑駕雖有附搭人貨所得不償所費田還之日別無所得能事者得隨有差內臣販賣私鹽少思陪補及至到此被其算帳扣除依舊一空生親見一新僉小甲初頗殷實一年兩差房産隨盡遂爲貧户似此夙弊無力可除誠可憫念因循歲久將成不可救藥之病今因徐貢郎中所奏事件竊爲議處條陳上請萬乞俯察愚悃深軫下情一與復奏准行不勝至幸其舡每隻雖原設小甲餘丁共二十名其實有名無實反

成弊端宜照粮舡人數量爲增减若得十五名的實親丁駕舡庶免欺弊但須亦照粮舡事例加與月粮一石方可繫留人心所慮户部以費粮見阻因查江淮濟川二衛馬舡夫逃已萬人以上皆係食粮人數以彼擬此不爲别費然此亦須本部併作處分始克有濟若行户部必無可望倘人力既减粮復不給其爲負累愈甚於前矣至於量支租銀一節猶恐執事遠慮日後買馬支陪或有不足之患以此前次奏内不以爲然生亦於此

反覆籌之矣緣累年所積應天府見寄庫租銀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三兩三錢七分一釐八毫六絲各府州縣衛所每年大約該納租銀四千九百八十五兩七錢八分九釐三毫今查得弘治十一年分已支過買馬租銀二千九十六兩弘治十年十一年二年上廠改造快舡共五十四隻惟弘治十二年告上廠快舡三十八隻縱以此多者為率每隻給銀三十兩共不過一千一百四十兩今以十一年買馬已支價銀并十二年上廠舡數

計之二項大約不過共支銀三千二百三十六兩比之每年租銀之數尚餘有一千七百五十餘兩借使以後年分或有災傷免徵只以此有徵之年支用所餘之數接續支用亦無不足之患況累年所積二萬餘兩之數仍舊不動乎此則所謂裒多益寡損有餘以濟不足舡隻易完而差遣之用不乏軍餘稍寛而衛所之用可救在上無纖毫之損在下有永久之益矣伏惟台照不勝懇切之至



青谿漫稿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谿漫稿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吕日永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明 倪岳 撰

碑

重修都城隍廟之碑

都城隍廟者祀都城隍之神者也廟故在都城之西南隅設像以祠國家水旱之禱百官萬姓疾癘禍福之祈禳於是乎宗幾百年於斯靈響赫然蓋神之所憑者大而靈之

顯亦遠也天順間廟燬于火既懲守者遂大庀工以新之土木瓦石之制金壁丹堊之飾視昔有加今年夏久雨水溢廟用堙圮弗安神棲揭誠妥靈視以為歉我皇上復命冬官加修焉正欹益庳徹獘改撓崇嚴炳煥益侈舊觀未幾而工以完告史臣岳奉命為文於麗牲之碑以昭示無極乃拜言曰古有功於民則祀之惟兹都城上焉朝廟社稷之所屬下焉百官萬姓之所依外焉四方萬國之所仰式表九圍保障庶類根本之地倚之為重惟神相之敷佑

國家雨暘時若沴祲不興協祥錫休上下攸賴故即其功
名之為神廟而祀之以答嘉貺列聖繼作不懈益虔禮固
宜哉乃作迎享送神詩系而刻之以續登歌焉詞曰
緊重城兮雄八荒又繚之兮以深隍亶國家兮保障仰神
氣兮不可忘結神居兮桂為堂白石陛兮緑綺房神之來
兮齊速駕兩龍兮霞裳敷瑶席兮玉鎮紛進奠兮淑漿憺
忘歸兮周章神保合兮樂康賧深固兮如金如湯民安阜
兮惟神之光神之去兮洋洋玉鸞鳴兮鏘鏘望神君兮安

極杳冥冥兮雲飛揚期終焉兮嘉惠后皇承兮無疆

書重修卞忠貞公廟碑陰

昔卞忠貞公墓在金陵治城之趾墓前有祠洪武初移置鷄鳴山列諸祀典而墓祠如故百餘年來以隣於道宮日就侵檅今南京吏部左侍郎九峯錢先生過而憫之亟命道録李靖觀者拓其墓新其祠以妥其靈邦人拜瞻悚然起敬於是紀成有碑告成有文皆出先生之

手金陵善吟之士復有所作以頌公之大節與先生倡義之盛心立石有期適岳奉命歸省祇謁墓下不勝高山景行之思睹兹盛舉其能無言嗚呼昔公赴敵而死也其子盻盱相随以没時人謂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不已烈哉雖然兩晉有國之際一時號衣冠貴遊士莫不輕弃禮法以清談放達爲賢雖王謝輩勲庸之盛亦不免此獨公正色立朝不肯茍同時好其所論列所施行一切裁之於正則其所養可知矣所以從容就義視

死如歸高風勁節震耀無極回視王謝輩不啻飈馳澌盡然天下後世正議有在其去彼而取此也亦審矣然則公之體魄所托廟食斯土千餘載閭流風遺韻之所在所以興起斯人儀刑後進者何如哉職斯土者固宜知所重矣夫往者不可諫也繼自今尚胥珍護以永兹舉于弗墜庶先生惓惓之用心不徒然也而於世道計亦豈淺哉

神道碑

大明故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禄大夫柱

國太傅謚肅愍于公神道碑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子冕歸自謫所即銜哀列疏以訟父寃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司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曰此誠天日開明公道暴白之秋也於乎休哉巳而杭

之父老白於巡按監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牓曰憐忠遵制詞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宜賜贈謚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孺複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厲後來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于鄉民所立祠未幾冕以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為

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具已舉行公之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于墓表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内攘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畧曰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為權奸所搆乃隕其身輿論咸冤恤恩已錫

兹復贈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垂之萬世盖至是而公之寃以白公之功以著矣於乎休哉於是晁抵書京師謂岳在里姻之末又適官禮曹親承德音宜為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狀公諱讜字廷益姓于氏號節菴其先家河南七世祖某仕金為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軍沁水令金末兵亂譜牒散佚僅存官秩而亡其諱四

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収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諱夔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廣道宣慰使都元帥延祐間為抗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故今為錢塘人祖諱文入國朝仕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諱彥昭隱德不

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日侍奏對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官校往理官舡之

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上㫖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於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公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勑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感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晉閭問民之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悅九載扶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糶粟官為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

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即減價而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贏餘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以為便歲旱奏減存留粮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以固立鋪設夫役以備修補復植柳於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於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陜西民流徙其地公為立里以居給田以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為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

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為軍屯復以大同遠在
北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為永
例議處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
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公設法招徠又恐
復業者殫於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粮復請著
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為殿最使知警焉其地霜早
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嘗金銀姦民恒竊以逃公奏遣
官觧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為民利公嘗

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為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有叅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搆贓罪汚之公知其誣即奏白其事㑹以盈滿為懼請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為公遂乘機唊言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為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為請乃復命廵撫實

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為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公考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抵杭賜祭治塋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酋長額森冦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鄺公埜上言邊防將士皆可托以制敵不必上煩六師且皇帝宗廟社稷主無親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土木寇奄至主將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

臧恐將議集兵為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以係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始攝朝倉卒未定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起捽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内侍將擊之班行諠雜無復朝儀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歛避公堅立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侯請命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内侍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為裂吏部尚書王公直

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為公辭謝不
敢當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際
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皆宜議罪以聞厥後
之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王嗣位尊上太上皇帝號改
明年庚午為景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額森不道犯我
邊疆邀留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
豫為計邇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
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為要地

宜令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御史王竑輩佐之列營于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民於城内隨地安插無為寇所掠通州所積糧數百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寇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人以多寡受糧而歸坌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府常經寇剽掠請勑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修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為至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

不効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公先事豫防違權制變衆視公以爲安危太監喜寧北種也土木之潰降歸頟森因爲之用導之冦邊冦奉車駕趨紫荆闗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珵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宫人心動揺公爲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

將石亨復為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額森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額森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駕亦在北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寇輕發一矢喜寧唆額森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强所難從以起釁耳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寇移

蹤漸遠乃舉砲擊寇營寇死砲下者萬計額森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寇兵實天生公以為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寇兵徐為討伐計公謂去冬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厚賫金帛以往寇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鑾輿而回寇譎詐叵測和不足恃

况與彼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不可萬一可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遣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鋭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真保定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单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廵視猶恐寇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能及即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釭輩分益以兵往爲之援復請勑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寇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奏撥京兵

與原守官軍互為應援俾無僨事諜報寇逼總兵朱謙
於闗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闗烽火甚急遠邇
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為動即奏上方畧密授
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䖏日大舉者旋報寇已
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寇卒弗靖乃以
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寇竟畏憚
悔禍不敢復犯矣辛未額森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
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

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寇果懐詐我有辭矣議乃决秋九月大駕至自北營衆韙公一言之重時邉事稍寜公益修安内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寇甚衆方寇入邉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於彼以為潛消之計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寇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邉關之援臨清漕舡所經商舶輻輳實喉襟之地寇入邉時嘗

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為重鎮尋諜知為寇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北使中來瞰虛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為寇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畧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由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隷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為十營

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圖詰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奏盡出京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寇可以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寇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

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流廣東則有黄蕭養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遠處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涖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隳成功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公念北寇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皆不許初

額森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
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戶冕疏懇
辭且曰縱欲為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
語冕曰我本書生當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
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朝廷復於京師之西賜
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
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
以平日所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

時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
作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使董宿來視宿云此非竹瀝
不可愈安為上言且奏公自奉儉約上親幸萬壽山伐
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蓋異寵也病少間
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勑諭留免公朝參屢遣中使促
公出視事為上所倚重如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
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斂伏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
尤為公所裁積成嫌隙亨侄彪本驍將時皆處其一門同

握京兵公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英宗皇帝復正宸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已有即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勑符具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珵者以倡南遷為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鞫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

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狀上上猶豫良久曰某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誅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日睹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為恨公没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寃之太監吉祥麾下達官托爾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觴酹公祥聞之切責焉明日往哭如初此實忠義

感激人心雖異類而天理固不泯耳先是杭之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為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而已惜哉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蓋公平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汝言代公為兵部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于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謙任事久且專没無餘物汝言未期何得賄無筭耶上

色變久之亨等俛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令日觀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上為之默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上聞之益悟其冤深悔之既而有貞獲罪遠竄闕此皆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都督陳逵憫公無辜密賂守者収瘞踰年冕遣義凡康詰逵逵乃具棺衾俾康扶歸杭葬於祖塋即令建祠

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贓吏而恒宥小過急於薦賢不遺一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在廵撫時所舉其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盖公知人之明如此所至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祀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有公像飲食必祝皆至于今不廢及巳巳之變軍旅方興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智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以固邊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飭尺寸丁内外艱歸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為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癸酒胡順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刻而就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為準當政務旁午章日數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一皆切中事

機人服公明決率推為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今
僅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
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
某之女柔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公未五十
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義之生子一即冕自副千戶改
受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
文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千戶朱驥坐公累戍
邊比宥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女六吏科給

事中張晟工部員外郎倪皐盖都知縣孫武卿德清縣學生徐九萬杭州府學生沈繼榮其壻也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傳在國史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一時之寃萬世之雪公於此可以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童丱得之見聞之日久然才力綿弱不能揄揚朝廷褒忠録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為國之大節姑即冕所述掇拾其槩俾立石墓道以示後世以為他日為臣者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

故闕而不書葢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銘曰
惟天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周為國之禎惟公之生允
濟斯世雄才卓識孫忠正氣始鎮兩藩迄主五兵民困
畢甦邊塵肅清時方宴安寇忽竊發皇曰往哉孰梃以
撻公疏懇留六師已陳越關而北曾未浹旬寇敢犯順
皇輿遠狩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譊譊公斥正之人
心搖搖公鎮定之内決廷論外當寇衝一時安危萬目
視公國步載寧皇輿遂復名高毁來功大弗録公存以

功公亡以究於惟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
失短獲長公亦何責穹祠顯號報祀無窮四湖之𤞤岳
廟攸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守視無斁

大明故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費公廷言神道

碑

廷言之卒予率諸僚往哭之越八日其子衍衡輩至自
其家奉其同年友圭峯董學士所述狀乞銘于西涯李
學士以埜復奉狀請予文諸墓道之石因憶成化己丑

春子爲翰林編修時與西涯及篁墩程學士同以書經考禮部會試揭暁之前一夕拆所取第一卷則廷言也明日退朝賜宴於禮部大宗伯姚文敏公舉酒屬賀曰此崔吏部廵撫南畿所得士也可謂得人矣去今二十五六年忽忽如昨日事豈謂遽爲古人不可作也悲夫

按狀廷言諱閏姓費氏廷言其字别號補菴世居京口之丹徒譜牒散佚莫究其所自獨傳宋季𦤺（致）變閉城者十七日民且飢死費有諱篁者爲粥食之賴以全活民

德其惠名其所里曰簧祐令譌為黄以時考之或其五
世祖云四世祖天起高祖仁夫曾祖文盛祖仲榮考淑
高妣朱氏廷言生有異質年十一選為郡庠生治詩經
試不偶乃改治書時崔公方莅其地及林侍郎一鶚為
之守皆名知人雅重廷言咸以禮待之領天順壬午鄉
薦登己丑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得閱中秘書學有
造詣辛夘授編修甲午滿考得賜勑贈考妣如制妻封
孺人乙未二月同考禮部會試丙申選與經筵丁酉擢

國子監司業庚子乞歸省祭賜寶鏹千貫爲道里費丁
未滿九載進左諭德仍理司業事十二月進祭酒明年
戊申改元弘治聖天子肇開經筵爲講官賜白金三十
兩文綺二表裏寶鏹三千貫車駕幸太學進講如儀賜
大紅金織衣二襲降勑奬諭仍宴于禮部己酉命充日
講官改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入史局纂修憲廟實錄辛
亥八月書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賜白金三十兩寶鏹
三千貫文綺四表裏大紅金織羅衣二襲仍賜宴於中

軍都督府十月進禮部右侍郎廷言平日謹畏自持自為日講官及為禮部當奏恒慄若不能出諸口嘗謂予曰某自夙興當造朝即心悸足弱不可忍迨退朝始安早暮憂惕因以得疾在告將三月具疏乞停祿養病以去上不允俾在任調攝給祿如故明日增劇越五日而卒蓋癸丑六月三日也廷言儀度魁梧豐顐美鬚善談論議事理周旋世務若無不可為者始官文翰弗克少見於用其在國學教法有度士子悅服及佐典大禮每

郊祀為分獻官廷試為提調官親王妃主嘉行之禮皆
以替相其間宴賚有加然不七歲而官五轉衆方期其
遠到而遽止是也惜哉廷言早失怙事諸兄盡禮與人
交克全信義自處儉約平居善檢飭未嘗妄費一錢恒
以訓諸子性尤曠達始病即為治棺經紀後事甚悉會
暑月倉卒含斂靡一弗備識者稱之作文有奇思詩亦
飄灑所著有自考集瀛洲奇處録向陽書舍稿補菴稿
藏于家作費氏宗譜斷自所知事信而核編聖駕臨雍

録著一代儀文之盛梓行于時其生以正統丙辰三月四日得年五十有八娶張氏有淑行男子五衍衡衙衎張出庶子衘側室徐出衍衡俱郡庠生衙出後伯兄讓子女五吳鑄李旦張凖歐陽璡程孝同其壻也孫女五衍等扶柩歸予復遣人護視以行將以甲寅九月日塟於郡之京峴山朝廷命工部為營塚壙命長貳諭祭於其家哀榮終始廷言於是乎可以無憾矣銘曰

江東有木梗與章根蟠厚地摩青蒼匠石睥睨喜欲狂

萬年必致歸明堂輪囷旁礴登巖廓巍然屹立時之望風雨侵凌蠹且傷用之未久嗟淪亡生承帝眷夐異常沒錫塋祭恩尤霶前途若短後則長翩翩五鳳嗟諸郎偉其繼者孰可量京口之山惟故鄉噫千萬年此其藏

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愧齋陳先生神道碑

弘治甲寅六月二十有六日南京太常寺卿莆田陳先生以疾卒於長安西街之第先是南京禮部董亞卿尚矩以書來報先生疾可憂咸為駭愕徐而思之先生厚

德君子天將錫以遐福宜無他未幾竟以訃至相與悼慟無已也既而其子舉來請于朝詔工部營墳以塋復賜祭於其家舉拜恩將歸乃遵先生治命奉南京鄭通政建綱所述事狀乞文於碑樹之神道顧予言曷足為先生重然誼不可辭乃按狀而為之序曰先生諱音字師召姓陳氏别號愧齋世家閩莆之涵江宋明州觀察使淬與子仲剛俱死靖康之難旌其里居曰忠孝坊則涵江之祖也曾大父宗義大父光遠父崇澄號耕樂俱

有隱操以先生貴初贈耕樂翰林編修進南京太常少
卿妣黄氏亦自孺人進恭人先生生而敦朴嗜學少長
補郡庠生有文名年　都憲倴時僉閩臬一見奇之遣諸
子從之游舉天順壬午鄉薦登甲申進士第入翰林為
庶吉士成化乙酉簡授編修丁亥預修英廟實錄成賜
白金文綺進禄一階壬辰乞歸省墓賜寶鏹為道里費
丙申滿九載陞侍講入侍經筵辛丑同考禮部會試癸
卯推擢南京太常少卿弘治巳酉南京翰林學士員缺

命兼掌院事壬子滿九載始進今官僅越一載遂得疾以卒先生天性孝友痛二親不逮禄養每忌日悲泣不自勝仲弟祖理家政為輸粟給邊授以冠帶季弟員事舉業親為指授遂領鄉薦叔母居孀力為贍給遺孤子女為之婚嫁族里之貧者周恤恐後平生和易坦率與人交誠意懇切或與論事知莫可如何率曰也罷遂以此稱之弗校也至其操履則剛介堅定不為勢利屈在翰林時西厰初建方用事其爪牙韋英者乘之鼓扇密

捕兵部主事楊仕偉於家并箠掠其妻事叵測人皆閉門避之先生與之隣即登墉大呼曰汝何人斯非奉上命敢擅辱朝臣耶其人詰之曰汝為誰而言乃若是復抗聲曰我翰林侍講陳某也懼汝輩壞國法禍福非所憚其人為之少戢在太常時守備中貴究理樂罷歲久損失益多欲歸咎先生然實無預也同事者亦畏喻俾少俯就先生與之抗禮益辯論不顧其人怒甚遂併劾於朝所司覆覈卒無所及蓋仁者之勇其不可奪率類

此居官詳慎於義所當為不遺餘力為編修疏上時政千事皆切治體時論韙之及任卿佐於凡祀享薦獻必躬為閱視務竭誠敬舉用僚屬一秉至公人不敢干以私先生素明經學四方之士爭欲出門下京邸至不能容經其指授往往取高第嘗有一登其門兩魁多士者則先生造就人才可知矣今太常齋卿章春坊王諭德鏊皆顯名者其他布列中外尤多所作詩文肆筆而成略不搆思南京士夫公卿之家凡有慶弔之禮必藉一

言為重委幣而請者無虚日焉先生始入官余忝同升得朝夕聚處談經論史未嘗少間至相約逓為主以會箴規之資切磋之益親芝蘭而醉醇酎者久矣及官於南書問往来不絶嘗遣幼弟從之游教愛深篤盖先生之處友久而益敬忠信篤厚非他人所能及而今不可見矣每繙閲篋笥見其遺墨為之愴然嗚呼惜哉先生以正統丙辰三月十有七日生春秋五十有九配黄氏繼配林氏皆贈封為恭人子男二長舉黄出娶廖氏

次華林出娶鄭氏通政君女也二子同領壬子鄉薦時以為榮女二長適翁司徒之子汝次適卓按察之子文浚孫男五湏孝湏友湏政湏教舉子也湏禮華子也塋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莆田某鄉之原銘曰

陳有仲弓曰漢名士一德不羣二方有子嗟嗟愧齋猗是之似學足成人行不失巳外示以樸内灼于理文以華之而不為靡翰苑容臺冰銜並擬官久始遷不為慍喜怀乎其中莫可涯涘昌錫眉壽昌介繁祉孰謂斯人

乃阨於此既承恤恩以塟以祀亦有故人以誌以誄亭碑深刻永昭厥美嗚呼先生斯無憾矣

大明故平羌將軍後軍都督府右都督謚僖周

公神道碑

洪惟我國家統御六合鎮撫四夷奠中國於泰山盤石之安固聖德神功無遠弗被如雨露之潤如風霆之威然亦有宣力禦侮之臣分布藩閫如金湯之壯如羆虎之猛是以夷狄聞之而畏服邊圉恃之而敉寧其所繫

豈輕也哉若今平羌將軍甘肅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周公廷璧蓋其一人也而今則已矣惜哉公自鎮以疾請命東歸歸抵宣而卒其中子鐸茹哀具疏以聞詔禮官致祭者五賜哀布以疋計齋粮以石計者各五十工部營墳以塟賜之謚曰武僖近代將臣鮮有及者蓋異數也鐸復請予在天順間侍親于宣嘗及識公且知其為人乃奉宣人王少卿遜之所述狀來請予文勒石神道以昭示久遠予謝不敏而宣之人士繼為之請

者皆至乃受其狀序而銘之公諱玉字廷璧姓周氏世家滁之南湖高祖庇哥在國朝定天下初起從大將樹戰功遂有戎籍於永平衛曾祖禮始以功再進秩為宣府前衛正千戶卒祖安嗣尋以疾罷父賢嗣勇畧善戰以功七遷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右叅將分守獨石等城天順改元之明年戊寅寇掠延綏勢頗猖獗上驛召至京命提兵往援至則日與賊戰多所斬獲已卯正月朔哨賊野馬澗接戰四日賊益擁衆迎敵乃挺身

直前為流矢所中死之事聞贈都督同知賻賚有加特
命公嗣授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公時甫弱冠痛父歿
於王事感激自奮期以報仇居官廉慎自持督理屯田
邊庾克贍甲申少宰文莊葉公廵撫其地首薦公掌都
司事公勤於職業剸繁理劇若老於吏事者政譽藉然
成化改元乙酉前威寧伯王公方以都憲總制諸路兵
馬復薦公志氣英鋭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勇宜
任遊擊將軍統領奇兵以靖地方上賜璽書命公具如

所請是歲秋延綏有警公提兵往援斬獲甚衆癸巳正
月寇入漫天嶺公率所部拒之北衆大敗斬首七十餘
級奪獲達馬兵仗以萬計兵部論公功在優等進都指
揮使仍加賜白金綵幣總制諸公遂建議以為寇雖挫
衂然尚據榆林河套以為巢穴非潛兵擣之無以使之
畏懾遠遁時各路將領聞議莫有任其事者公乃奮然
與前總兵都督許寧統兵出境直抵紅鹽池賊巢殺敗
賊衆擒斬三百五十餘人屠其妻子焚其輜重奪其駝

馬什罷三萬有奇殘寇奔竄渡河而北朝廷降詔嘉獎有運謀奮勇成此克捷之功之褒進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甲午秋宣府西路屢報賊警勑公往援八月戰賊馬營齊家溝再戰赤城袁家墩斬獲甚衆追賊出境而還復賜勑嘉獎尋與實授明年乙未奉勑充副總兵官鎮守宣府丁酉遂奉勑佩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宣府庚子春堠兵屢報寇賊近邊窺伺者公率兵自青邊口出追賊至紅崖兒復至龍門獅子衝累敗賊衆

追奔出境至水磨灣等處乃還以功進署都督同知癸卯秋賊自柴溝堡出沒公率兵追奔至白腰山斬獲賊級奪其馬疋而還未幾賊自大同天城許家堡出沒勑公率兵往援追奔至定安營等處斬獲賊級奪其馬疋而還勑嘉獎積二功與實授仍署右都督秋八月奉勑掛征西將軍印移鎮寧夏冬十月殺賊棗兒溝丙午冬復奉勑有曰以爾久任邊陲累著勳績克副委托即今甘肅賊寇騷擾特命爾掛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

甘肅尤湏振作軍威攘除邊患以安境土以寬朕西顧之慮葢至是而委任益隆矣明年奉詔賫授右都督先是迤西土魯番賊嘗於成化初刼哈密王母金印而去至是復殺都督哈尚占據其城朝廷將議討罪之師公請因彼使之還者使齎詔往諭庶或有濟已而果遣使入貢并獻金印城池及所虜人口悉如公所籌上大悅賜勑嘉奬有不勞士馬軍餉而坐収成功由爾平日運謀所致之褒公歴鎮三邊勞於計畫雖所至有功兵民

賴之然亦坐是嬰疾日思東歸矣前後六七䟽乞解兵柄詞意懇切上皆不允甲寅疾增劇其請益堅議者遂謂公有辭難便安之意賴聖明知公特置羣議詔俾回京料理秋九月聞命即日就道十二月抵宣疾益委頓弗克造朝明年正月望前一日竟卒實弘治乙外也其生為正統己未後二月望日得壽五十又七而已公性孝友事親處族各盡其分讀書不事章句而能了涉大義以蔭入官遽處尊位畀己下賢為時所稱嘗字凝峻

自偏裨為大將隐然邊閫之望愛養士卒撫循有恩訓練有方統馭有制茍不用命必罰不貸每遇賊計定而後戰往往克敵制勝功績為多敵人至見其旗幟即驚呼遁走公處之裕如未嘗有德色平居蕭然韋布不異寒士不喜麴蘗不近聲色廉公自守不為詭隨見理明察洞燭物情請謁不行亦不容物故人莫不敬而愛之而亦或以致嫉云嘗謂久荷知遇期以盡瘁報國因大書不敢負朝廷處六字揭之退食之署朝夕視以自警

士大夫多從而歌詠之其所存可知矣嗚呼若公者求之一時邊將之賢殆未敢以一二數將徹惎既祛大任可冀殆必若召虎南仲之於周愬之於唐瑋之於宋以辟四方以肇戎功以無忝世臣之後而遽止此耳不亦重可惜哉公配夫人唐氏有淑行子四曰鎮曰鋐先卒曰鐸曰鉞女四孫男三漳清淇女三塋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城西沙嶺原祖塋之次銘曰

寶劔之精上騰於天下蟠於淵取而試之光采四出功

用萬全比誠國家之利器而干將莫耶又何尚焉猗歟公兮雅望則然受命作藩由裨而專三佩虎符世領將權塞塵肅清兵威聿宣屹如長城噫孰與肩倏以疾歸高閱遽捐豈固於理者不可究而扼於數者不能前恤典孔頒足慰九泉燕然之石其功可鐫永鎮茲丘何千萬年

大明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南京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丁公神道碑

國朝有世功之臣曰丁公夢吉者以疾卒於金陵官舍其子福既卜吉壤於安德鄉石子岡之原以葬復奉工科毛給事所述事狀泣請予文刻諸墓道之石予嘗知公父子最久誼不可辭按狀公諱固宗姓丁氏夢吉其字也世為揚州江都人高祖成國初起從高廟征伐四方隷韓元帥麾下既克北平遂有籍於燕山右護衛以孫信貴贈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妣許贈夫人曾祖勝累功陞金吾都指揮贈右軍都督僉事妣劉

贈夫人祖信在宣德間累功陞右軍都督僉事妣張封
夫人考瑄嗣職指揮天順初元迎駕有功進都指揮改
錦衣衛憲廟在東宮選官舍千人立隨侍營奉命統之
得賜金牌侍衛後以薦分守寧夏封昭勇將軍妣王封
淑人公始娠昭勇公夢異人授之子曰是將固汝宗也
公生遂以名焉公丰姿娟秀舉止異常兒漸長知讀書
樂從賢士夫游成化庚寅嗣職指揮涖政忠義衛以明
察見稱大司馬白公大總戎太傅會昌侯孫公皆愛重

之嘗以邊將薦尋遥總神機右哨復以薦來掌南京錦衣衛事先是衛多弊政公至多所釐正且更置其人用之有不悦者搆言以沮公公不為動久之衆乃懾服今上嗣位之初盗起贛州於是大司馬余公與太師英國張公會廷臣議以為必遴選其人使為叅將往守其地且謂非公不可遂以名上詔許之進署都指揮僉事賜勅給符驗旗牌以行公受命兼程而往至會昌乃賊往來之衝公即相地險易駐軍於斯精訓練謹斥堠以備

之仍出榜諭以饑寒逼廹之故苟能自新即為良民賊聞之陰散其黨三年之間不聞警報公乃累疏乞謝事歸復以當路薦名還仍涖錦衣復奉恩例與實授僚屬喜公復來公亦以自慰盖衛屬皆公素所委任至是惟總其成若輕車熟路無復事事矣上下安之未幾得疾以弘治乙卯十二月二十五日卒訃聞上悼惜命禮部致祭於其家距生為正統壬戌正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三而已公性孝友事二親克盡子職處諸弟怡怡

如也平居自處矜飭無所茍與人交恂恂退抑一於禮讓喜親儒素御下有恩故卒之日人多惜之配杜氏中軍都督清之女封淑人先公卒一女適錦衣指揮周鵬側室梁氏生子一即福嗣為錦衣指揮使娶黄氏錦衣指揮琳之妹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以先夫人祔惟公之先纉武功都顯位代有其人傳緒至公克起而承之出則叅戎閫入則總禁衛使天假之年則其懋建勲績逺繩祖武所謂肇敏戎公以為國世臣也必矣顧

弗及大施而遽止於斯何耶是誠可惜也已既次序其

事復繫之以詩曰

石子之岡峩峩新墳其𡐨者誰曰丁將軍桓桓將軍起

自武冑建閫授鉞將畧惟舊神龍初飛風動雲從丁氏

之先實奮於戎四世相承咸以功顯督府之勲開拓益

遠將軍紹業賢聲日聞禁衛載總兵柄斯分搶攘既寧

桀驁胥服祿秩方增疾疢胡速騂騮緑耳騁乎康莊霜

蹄一蹶孰不盡傷崇封在茲山水深固麗牲有碑以識

公墓

大明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謚文思彭公神道碑

弘治丙辰十月六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公以疾卒於家訃聞上悼惜詔禮官賜祭者四冬官營墳以塟仍加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賜謚文思適公弟彥恭以工部侍郎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乃以公門人禮部侍郎掌國學事林公亨大所述事狀俾予

撰次為神道碑將以立石墓次念予初入翰林幸與公同官及同事經筵史局又獲同侍今上於春宫從公後者二十餘年辱愛頗厚第愧才謭筆弱無以揄揚厥美其不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華字彦實姓彭氏别號素菴世為吉之安福鉅族安福之彭二宗其一自番易而來再遷鐵冶菴梅樹下世稱梅下彭氏其一自高安而來有曰隱君者擇勝於大志居焉梅下之彭傳十餘世有諱芳遠者生二子長古清生務威即少保吏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憲諱時之祖也次復安
與隱君之裔伯樞同壻於龍雲劉氏無子以復安季子
同升為之嗣號蒼山翁則公之祖父諱貫號一齋浙江
按察僉事俱以公貴累贈至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郭妣伍俱累贈至夫人公生
而穎秀異常兒蒼山嘗坐堂上公趨而過問為誰具以
名對翁奇之尋侍一齋宦遊於外或為嬰孺態一齋課
以詩書俾續過輙口誦手揮沛然莫禦益大奇之正統

丁外一齋居憂於家公時方十五六嘗過邑城坐客有持故券證以爭產者辯論不已公齒坐下獨抗聲曰此贋也衆驚問故公曰券果出革除庚辰年則當以建文三年書乃云洪武三十三年非贋而何爭者赧然而罷景泰改元庚午年十九以春秋家學領江西鄉薦甲戌會試第一人主司所梓程式之文不易一字及廷試名在二甲景皇帝疑之遣中官詢焉内閣諸老以為策有涉上皇語蓋權詞以對耳詔取策上覽竟留中被選為

翰林庶吉士復召入纂修寰宇通志丙子書成授翰林
編修有白金文綺之闕 丁丑奉命祭告靖
江王便道歸省還朝秩滿三載得賜勑命辛巳丁內外
艱歸合葬如禮是年以預修大明一統志成賜寶楮五
百緡甲申服闋選侍經筵成化改元乙酉奉命主考南
畿鄉試丁酉英廟實録成陞侍讀有白金文綺之賜戊
子充經筵講官復奉命主考順天鄉試己丑充經筵日
講官有襲衣冠帶鞾履之賜自是時節頒賜鮮品及端

午牙扇與諸大臣等歲以為常辛卯以嘗表請建儲賜
文綺一表裏壬辰廷試充受卷官禮部恩榮宴日文憲
公為讀卷官仲兄彥充為儀制郎中季弟禮即彥恭舉
進士與公同預宴席時以為榮未幾進侍讀學士掌詹
事府事每歲恒奉命視牲分獻於南郊癸巳賜羅衣一
襲金廂玳瑁束帶韈履及新刊貞觀政要皆慰日講之
勞也甲午賜新刊通鑑綱目乙未廷試充讀卷官皇太
子立賜文綺一表裏冬三載秩滿賜誥有操履端純才

學宏邃秉筆晝紀述之公積成多啓沃之益之褒丁丑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學士以災異上疏乞歸不允戊戌奉命主考禮部會試皇太子出閣首進講大學有賚楮之賜遂進詹事府詹事己亥賜續通鑑綱目辛丑廷試充讀卷官冬三載秩滿既陞奏上謂公何以無兼官詔吏部具履歷以聞特命兼翰林院學士仍賜誥推恩其先悉如制壬寅冬御製文華大訓書成陞支從二品祿甲辰復奉命主考禮部會試有權貴子巳在中列而

朱墨卷互異衆莫能處公曰此簾外失防閑耳竟黜之乙巳冬進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内閣叅預機務疏辭不允自是賜予優渥寵任有加丙午六月感風疾不能造朝上愕然亟命御醫來視時遣中官賫賜羊酒米菜慰問者絡繹於道旣三月疾未愈即上疏辭禄乞歸上不允命食禄如故又三月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職如故公愈不安曰因疾乞身乃益冒寵榮如此復上疏辭不允有繡麒麟衣及冠履之賜丁未三月再上疏

乞歸詞益加切上重違其意特賜璽書慰勉俾馳傳歸就醫藥疾已即來其勿自便復命有司月給廪四石歲給輿隷六人瀕行復有白金寶楮龍衣之賜皆異數也四月上疏辭謝與疾出長安道過大門望闕稽顙曰聖恩曷能報也因泣下交頤觀者感動五月在道恭遇上太皇太后尊號覃恩蒙賜誥且得追贈其先悉如制既抵家仰遵詔旨以安心順氣愼節飲食勉進藥餌為事歲惟祀先力疾從事暇則默坐一室手不釋卷恒諭諸

子曰吾負國厚恩爾輩能少樹立勉圖報塞庶補吾之不逮耳至是疾加劇遂不起其生為宣德壬子十一月十日得年六十又五而已元配劉氏同邑梅林望族先公四十年卒子一勉政繼室分宜李氏先十五年卒俱累贈至夫人子三勉敎勉敬側室河間宋氏子一勉肇敷國子生敎輸粟授千戶政肇敬俱邑庠生孫男女幾人葬以卒之後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之原惟公才識高邁深沉簡重人莫測其際事親孝處兄弟友愛甚至伯

參洪家居公謹事之仲即儀制長公二歲自同硯席以至宦遊而歸始終無間言季彥恭早失怙恃賴公造就以至今日為時名卿公初入官文憲公實奉命司教事既秉鈞軸亦聯官禁近相處雖益親而未嘗有私昵之干與人交不茍合不事嬉遊至於辯論古今疑義時事當成與敗人賢否隱伏之微亹亹如河決燭照百不失一恒謂以春秋起家而近歲學者不根經傳妄意比附大失聖人筆削之旨故其出主試事命題必以經傳相

合為主取人必以得胡氏家法者為主由是天下翕然從風多公倡率之力四方及門之士曾經指授者多以科第顯若今大宗伯謝公維章大司成林公亨大尤傑出者也為文章力追古作者用意謹嚴稿必數易而後成雖詩亦然有素菴稿若干卷藏於家昔我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首開内閣名學士解先生者七人入典機務備顧問時五人同出江右其三人則同吉安也後獨楊文貞公以清節雅望為中流砥柱者餘四十年

未幾文憲公繼之清方介特無忝前烈迄今天下仰焉而公復以昆弟之賢嗣美於其後固山川靈秀所鍾間見疊出以副廟廊台鼎之用然吉之文章政事卓乎一代之盛有如此者豈偶然也哉嗚呼公今不可作矣嗣嶽音而景芳躅者豈無其人歟予於是乎有感爰序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黄閣邃嚴從古則稱猗吉多賢濟濟以登弼亮皇圖潤色帝制百年於斯繼美無替惟文貞公介特不移遼遼

文憲式克似之嗟歟文思用不克究昌紹於前昌嗣於後仰昌以酬帝眷之隆匪公之戹悲人之窮崇封在原穹碑在麓焯德矢辭百世以告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